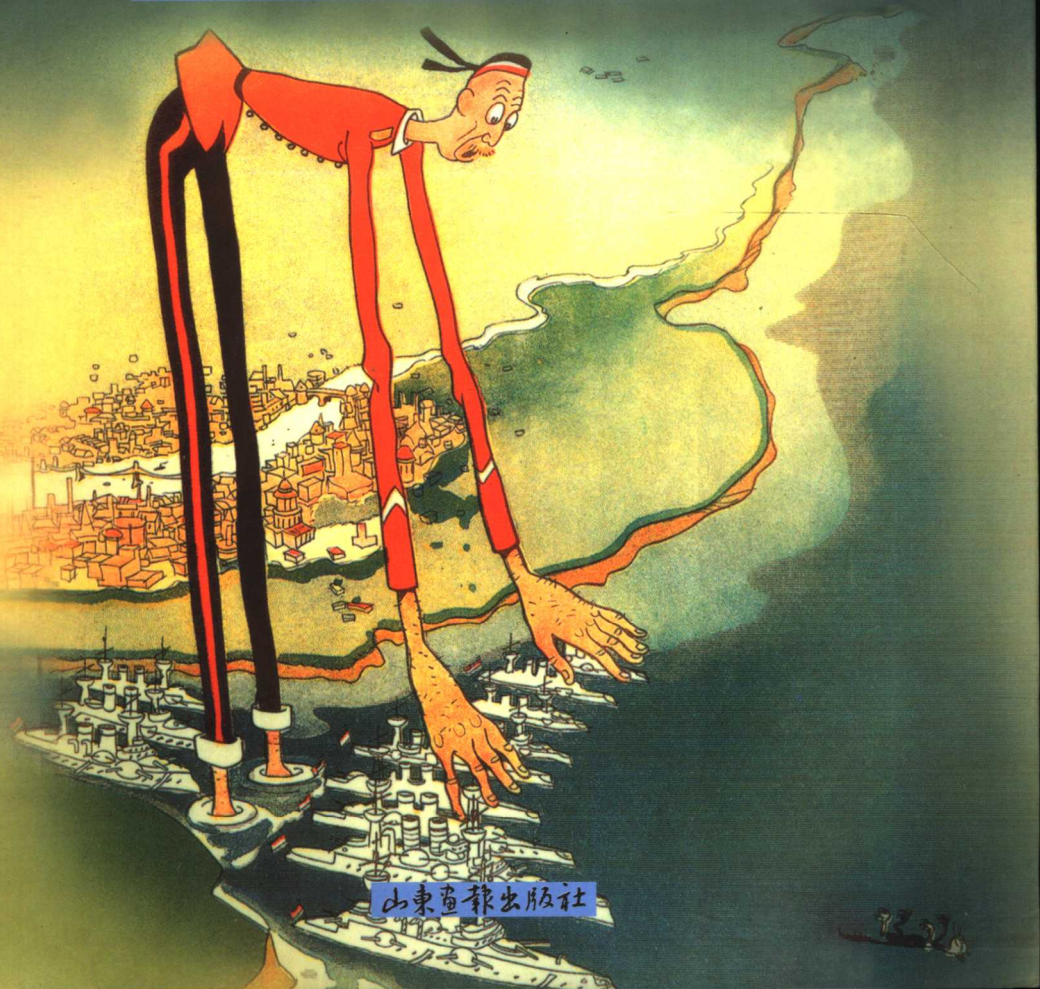


THE MAJOR FAULTS of
MANKIND SEA WARFARE HISTORY

人类海战史上的 重大失误

[英] 杰弗里·雷根 著
陈海宏等 译



THE MAJOR FAULTS of
MANKIND SEA WARFARE HISTORY

人类海战史上的 重大失误

[英] 杰弗里·雷根 著

陈海宏等 译

丁永鑫 于 鑫

孙建霞 孙玉娣 安蕾蕾

李小龙 林 琳 张 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15-2005-012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人类海战史上的重大失误 / (英) 雷根著; 陈海宏等
译.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80713-320-9

I. 人... II. ①雷... ②陈... III. 海军—军事史—史料
—世界 IV. 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1195 号

copyright@Geoffrey Regan 1993 & 2001

策 划 段春娟 傅光中

责任编辑 张顺和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 版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广州市一丰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 210 毫米

10.375 印张 52 幅图 259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杰弗里·雷根 撰写出版有27部历史和教育方面的著作，包括《愚昧改变历史》、《皇室的谬误》、《人类陆战史上的重大失误》、《人类海战史上的重大失误》、《人类空战史上的重大失误》、《战争轶事与改变世界历史的大战》、《空战与海战》等。杰弗里·雷根还是英国国家电视四台“重大军事失误系列节目”的特约专家顾问。

愚昧系列图书

《愚昧改变历史》

《皇室的谬误》

《人类陆战史上的重大失误》

《人类海战史上的重大失误》

《人类空战史上的重大失误》

前言

在通常情况下，海军所犯下的大错会产生陆地上无法出现的结局。驾驶船只触礁或与其他船只发生碰撞的舰长，显然要为其产生的毁坏或损失负责。事实上，有许多因素，如处于暴风雨或大雾中，使他完成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也无法使他免于军事法庭的审判和人们的羞辱。如果他像克莱德斯利·肖维尔爵士那样，并且有和船只一同下沉的智慧，就如肖维尔在沉没在锡利群岛的“联合”号上所做的那样，公众就会无视其错误，并给他们戴上一层浪漫的光环，赞美他们和无情的大自然进行毫无希望的争斗，以及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如果像1711年在路易斯堡的豪文登·沃克爵士那样，牺牲者是不受欢迎的，而是像一只“被淹得半死的耗子”，回来讲述一个无论是他们的海军上将还是伟大的英国公众都不肯仁慈地饶恕他们的故事。

海上征战的历史充满了船长或海军上将个人所遭受的灾难，这正是我在此书中试图完全展现的方面。书中所介绍的人物都是19世纪的一些古怪人物，像何尼芝和坏人普罗瑟罗，以及可怕的“腹巾勋爵”，还有能力有限因此害处也有限的疯子法国海军上将皮埃尔。另外还有一些海军的“反面人物”，像约翰·宾爵士，他没能救援米诺卡；厄内斯特·特鲁布里奇爵士，他未能截获德国战列巡洋舰“戈本”号；派尔萨诺海军上将，他竟让自己在里萨被敌人偷袭并被打败；海军中将军里查德·勒斯托克，1744年他拒绝救援在土伦陷入困境的马

修斯海军上将。令人惊讶的是，与陆地相比较，懦夫总能更容易找到海上的藏身之所。在航行的日子里，本鲍手下的恶棍船长们仅仅是不得不将行动“延缓”，用不着马上逃之夭夭。其他的人，像在里萨的阿尔比尼海军上将，只需误解或误读了命令即可。在书中也有一些缺乏经验的人，像拉尔夫·塞默尔，他发出的信号使1915年多格尔海滩战斗中，贝蒂海军上将到手的胜利化为乌有，还有普拉姆立芝海军上将，他就像近代的海盗一样，花费了大量时间错误地摧毁了英国人的财产。

然而，私人或个人在海上的失败仅仅是英国海军部无能的缩影，海军部在人员不足、给养不足、武器弹药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将舰队派出参与荒谬无益甚至是自杀式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指挥官和他们的船员们只是官僚机构混乱或是政治干涉的牺牲品。有时错误的人选得到任命：像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普林斯将军，新加坡的汤姆·菲利普，或是纳瓦里诺好战的柯灵顿。有时错误的战舰被选择去完成任务，在这方面，选择“胡德”号去面对“俾斯麦”号是最严重的失误。最为荒谬的是，有时错误的任务却被授予了有用的船只。在这一类中，1807年达克沃思艰难地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只是1915年损失更为惨重的军事行动的一个先兆。这一行动仍无法证明海军的观点，即当攻击堡垒时海军最好在第二位出现。有时“海军部的代价”只是一出滑稽的闹剧，像1940年派往达喀尔的“军事行动威胁”。但更常见的是一出悲剧，像PQ17护航船队的溃散，援救被击中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船员的失败，或是像1914年在“阿布基尔”号、“豪格”号、“克莱西”号上失去的许多年轻生命。海军部的设计者们也无法免除为海军遭受的灾难所应负的责任。有缺陷的舰只设计——在法国战列舰“赫哲”号和俄国圆形铁甲舰中存在的可笑的缺陷，在1916年变成了悲剧，被派往日德兰半岛的英国战列巡洋舰几乎成了浮动棺材。

海上生活从来都是不容易的。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中生活,对于那些体质羸弱或易于呕吐者来说是不适宜的。但很多的苦楚并不是必然的,而是由暴君似的指挥者的无知和残忍成性所造成的。如同在陆地上一样,疾病总是比敌军行动更为可怕的杀手。然而,人们却很少努力去改善生活、食物或登岸假的质量。性病、坏血病、黄热病和斑疹伤寒是一直持续到19世纪海员们受苦的根源。即使人们都知道,将舰队派往加勒比海待上任何一段时间,都相当于判处那些海员们死刑,英国在17和18世纪仍旧持续不断地在那里的海上和海岸上送掉成千上万的生命。海军将领霍西尔的严酷故事充分揭示了海军部的无知。而由安森率领周游世界的著名航行即便取得了胜利,也无法被史书所褒扬称赞,因为它是以人的生命损失作为代价的。那些没有死于疾病或可怕的食物和朗姆酒的船员们,所遭受到的是为维持皇家海军的纪律而尽职尽责的军官们的虐待,这种虐待足以使习惯于残暴的东方统治者感到恶心。民主与议会制政府的发源地英国直到19世纪仍然虐待它的海员,其残酷程度甚至超过了巴西奴隶主或阿拉伯奴隶贩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12年英美战争期间,许多英国海员舍弃英军的舰船而到新生的美国海军中效力,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受到更公正的对待。而正是借助这些人的力量,美国海军才能在如此多的场合击败他们的英军对手。这些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叛国者,而是一些不愿在鞭打下劳动的被解放的奴隶。

在本世纪,潜艇和海军空中力量的发展使海上战争形式发生了革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由于无法应对来自水下的威胁,而被拖到了战败的边缘。虽然潜艇的对手未能意识到它的威胁而犯下大错,对于潜艇人员而言,事情也并非一帆风顺。有时是潜艇的失误,像面对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军K级舰艇时所面对的情况;有时是武器装备问题,像1939年和1940年德国潜艇鱼雷的严重缺乏。如果得到充足的装备,U型潜艇完全可以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削弱并摧

毁英国继续战争的能力。

所有舰只的损失都是悲惨的，而历史也记下了臭名昭著的事件。有时沉没是由船长和船员所犯下的错误引起的，如国王亨利一世的白色战舰或“皇家乔治”号。在另一些情况中，船只的沉没是由设计缺陷所致，像“瓦萨”号或“玛丽玫瑰”号。船只的碰撞以及相关的问题也是导致船只沉没的因素。在海军历史上，没有几次撞船事件能够和“维多利亚”号和“坎珀当”号之间的碰撞相比。在这一事件中，一位高素质的海军上将竟然犯了一个连海军学校学生都不会犯的基本错误。如果说需要证据的话，海军上将特赖恩犯下的大错就是一个证据，即没有人能够免于犯错误。特赖恩并没有像此书中的许多指挥官那样，得到超出其能力水平的晋升。在他之前，很少有人能比他更胜任这一职位。然而特赖恩和他的副手、后备指挥官马卡姆与那个时代所有的海军将官一样，都习惯于遵令行事。只有像纳尔逊、布莱克、胡德、罗德尼那样的人，才能违反命令去赢得胜利或避免失败。马卡姆没有处于纳尔逊所处的环境中，特赖恩也没有。特赖恩拥有上帝赐予的优良素质，但却没有受到上帝的恩宠，而且也不应受到恩宠。他总是高高在上，以至于人们都不敢向他发问。他并没有像纳尔逊那样营造一种“兄弟般的感情联系”，相反，他总是被一群不会发问的助手所围绕。这不是他所要寻求的，但却是他实际得到的。因此，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指挥官的无能，而恰恰是因为他看起来太有能力了。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主要关注于海军能力不足这一主题，而在第二部分，我涉及了一些著名的战役或海军的灾难，以展示海军犯下大错的多种形式。其中一些事例是有趣的，一些是尖酸辛辣的，一些是悲惨的，我希望所有这些事例、战争，都是有教育意义的。所有这些事例都提醒我们：海上或陆地上的战争是一种复杂的行为，它可以将人类的能力伸展到其他任何人类行为都无法达到的一个极点。



该死的远航（1905 年）

1905 年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远航 18000 英里，在对马海峡迎击日本人，是海战中极其壮烈的一幕。然而，这次远航的许多地方应归功于其指挥官罗哲斯特文斯基海军上将的个人能力及决断力，才避免了俄国舰队的全军覆灭。罗哲斯特文斯基就像瓦格纳歌剧中的飞行荷兰人，被判刑到世界所有的海洋中航行，而其他角色则由马克斯兄弟扮演。这其中甚至还有一个由舰队维修舰“堪察加”号来担任小丑陪衬的角色，它足以让人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刻也要捧腹大笑。

日俄战争是在没有任何正式宣战的情况下爆发的，日本对俄国的远东舰队发动了突袭。1904 年 2 月 8 日夜，日本用鱼雷击沉了停泊在旅顺港的两艘俄国战列舰和一艘巡洋舰。从那时起，日本就一直掌握了海上优势，而俄国人从未能够扭转这一局面。而 8 月份，当他们真的准备从港口出击时，他们在黄海上遭受了一次彻底的惨败。但俄国政府并不认为他们已经输掉了战争，这一挫折只是使他们更加下定决心，做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即派出波罗的海舰队，被重命名为第二太平洋舰队，远航大半个世界去迎击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曾击溃了比自己更强大的舰队。更糟糕的是，在芬兰湾和旅顺港之间没有俄国基地，而中立国，甚至俄国的盟友法国，都未向其开放港口。为了保证舰队运行所需的约有五十万吨之巨的大量煤炭，罗哲斯特文斯基海军上将不得不依赖同德国汉堡与美洲之间预先安排的 60 艘运煤船会合，而这次航行的长度意味着他的 40 艘战舰将需要 30 次煤炭补充，而每一次补给都是在气候恶劣、波浪滔天的公海上进行的。然



日俄战争期间一群俄国海军军官。他们希望从日本人手中夺取制海权的愿望随着在对马海峡三分之二的俄国舰队被击沉而破灭。

而，俄国政府无视这些不利因素，仍将罗哲斯特文斯基派上了这段漫长的航行。

罗哲斯特文斯基的4艘主力战舰——“克尼亚斯·苏沃洛夫”号，“波罗迪诺”号，“亚历山大三世”号和“奥廖尔”号，除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观外，俄国战舰的战斗实力徒有其表。像那个时代建造的许多战列舰一样，它们都极其沉重，超出常规的1500吨。这是在漫长的建造期内，每一个新部件和设备都加装到舰身上层建构的结果，但忽视了对稳定性的影响。其后果之一就是，在深海区，它的中程武器无法使用；另一个后果是，甲板实际上都低于吃水线，因此无法抵御

敌人的炮弹。实际上，早在一年前，“奥廖尔”号就因为机械故障，在喀琅施塔得港抛锚而沉没了，但又不得不重新让其浮起。这些战舰实在是过于沉重，以至于海军上将被警告不要升起旗号，当然更不能悬挂庆祝的舰旗。确实，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庆祝的。

如果战舰看起来还算不错的话，那么水手们首先看起来就不怎么样了。只有很少的水手是从俄国沿海和从事航海工作的地区征集来的，绝大多数只是一群粗野的农民，他们只在海上受过极少的训练，因为波罗的海一年当中有半年处于冰冻期。现代海战对于水手技术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俄国船员们教育的缺乏是一个显著的弱点。在一次训练演习中，罗哲斯特文斯基发出紧急警报：“防备鱼雷攻击。”他在旗舰的舰桥上等着，但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人进入岗位，从军官到士兵，每一个人都在呼呼大睡。一位英国海员把他所遇见的俄国水手描述为“臭气熏天、粗鲁、不修边幅、但是快乐的家伙”。“苏沃洛夫”号上的一个军官这样抱怨他的炮手：“要教给一半人所有的知识，因为他们什么也不懂；教另一半人是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所有的东西；但如果他们确实记住了一些什么的话，那么都已经过时了。”从一开始就让人无法预料到的是，有一些海员是革命党人，他们试图在船员间煽动暴动。对任何一位指挥官来说，这种局面都令人不快。罗哲斯特文斯基对手下的高级军官们也不很满意，他把副手、身形肥胖的福克塞姆海军少将谑称为“粪袋”，把另一名指挥巡洋舰的恩克维斯特海军少将叫作“白痴”。

当舰队10月16日从俄国的波罗的海港口利耶帕亚启航时，旗舰的搁浅就为整个航行奠定了基调，而一艘巡洋舰的锚丢了，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回来。而这一切还在继续，一艘驱逐舰撞上了“奥斯拉亚巴”号战列舰，不得不返回塔林去维修。但一旦这些小麻烦被消除后，舰队就能平安抵达瑞典和丹麦之间的狭小水域。在这里有人报告说，日本人沿丹麦海岸线部署了鱼雷艇，这意味着俄国人一直处于间

谍的监视中，而那些阴谋搞破坏的人，或是真正的战舰，则伪装成拖网渔船或游艇的模样。他们的这种行为有助于我们解释在接下来几天中发生的事情。俄国政府付给特务巨额金钱来防止日本人任何形式的突袭。他们已派出哈特林上校到哥本哈根来组织反间谍活动。在那里，这个人沉迷于他所幻想的关于间谍和秘密武器的世界，每天将这些信息传给舰队。在他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他的敌人，而海上更是充斥着日本人的水雷、潜水艇，尤其是鱼雷艇。在部分俄国水手中所存在的这种大众性幻觉，更适于作心理学研究，而不是军事史研究的题材。在此情形下，罗哲斯特文斯基命令：“不管什么船只都不准进入舰队行列中。”当俄国领事官员派两个渔民到旗舰送电报时，他们几乎被随意开枪的俄国士兵打落水中。实际上，这封电报是告知罗哲斯特文斯基，他已经被沙皇尼古拉晋升为海军中将。另一个引起俄国人恐慌的事件是，他们在远处看到了两个银色的气球，但从那之后再也没发现，这更使舰队确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处于日本人的监视下。似乎是想使舰队的忧郁气氛缓和一下，“堪察加”号这个自命的舰队丑角报告说：它遭到了鱼雷艇的攻击。当罗哲斯特文斯基问有多少鱼雷艇时，这艘战舰的舰长回答：“大约是八艘，从四面八方袭来。”自然这是一条错误的警报，但舰队丑角就是这个样子的。

一进入北海，罗哲斯特文斯基就几乎引发了俄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俄国人将英国赫尔地区所有的拖网渔船队都视为日本的鱼雷艇，并迅速将他们所有的武器都用来对付这些渔船。一场大混乱迅速蔓延开来。这些后来因此而闻名并被称为“斗鸡舰队”的拖网渔船，都是一些来自赫尔港口的100吨级的小船，每艘船载有8名船员，在多格海岸一带捕鱼。俄国人将他们视为日本人的战舰，真是匪夷所思。一些俄国舰船声称，他们确实被鱼雷击中，尽管在曙光下人们找不到任何攻击所留下的破损痕迹。这是大众歇斯底里的又一明例。“波罗迪诺”号上的一些水兵确实穿上救生衣并跳出了船外；还有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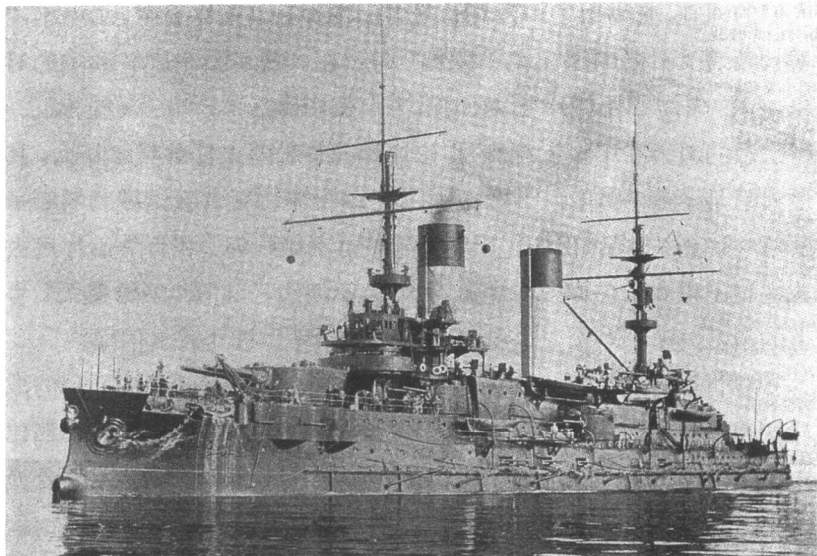
人手捂住耳朵趴在甲板上；甚至有些人手持水手短刀，叫喊着日本人已经登船了。与此同时，战列舰上的大炮不停地向着拖网渔船开火，击伤了4艘，击沉1艘。与此同时，还彼此相互射击。巡洋舰“极光”号在吃水线之下被击中了4次，一名随军牧师被一颗炮弹炸成了两半。一旦意识到所犯的错误，罗哲斯特文斯基就像个男人那样镇定下来，把一名不停地向一艘受伤的拖网渔船开火的炮手扔到船外的海里。随着拂晓来临，一切都很清楚了。这是一个疯狂的夜晚，有7艘战列舰一起向着“极光”号和“顿斯可依”号开火。幸运的是，射击的准头太差。“奥廖尔”号发射了五百多枚炮弹，无一命中。但是英国人会对这种无缘无故攻击英国渔民的行为做出如何反应呢？英国新闻媒体马上被一种憎恨俄国的极端爱国主义言论和愤怒所充斥，要求对俄国宣战，而德国报纸《柏林人日报》则写道：俄国的指挥官肯定是失去了理智。

尽管俄国政府做出了官方道歉，但英国没有因此而善罢甘休。28艘英国战列舰点起锅炉准备投入战斗，而成群的驱逐舰则尾随着罗哲斯特文斯基的舰队，监视着他们提心吊胆地穿过比斯开湾，沿葡萄牙海岸南下。这场外交风波终于在罗哲斯特文斯基到达比戈时波及到他的身上，在那里他得到命令，将那些应该为袭击拖网渔船而负责的军员留下。海军上将利用这次机会，将最令他头疼的克拉多船长留了下来。当克拉多离开“苏沃洛夫”号时，有人听到另一个军官这样说：“我看见耗子正逃离下沉的船。”但是克拉多很快得到了报复罗哲斯特文斯基的机会，他受命回彼得堡，负责为第二太平洋舰队组织增援部队。无论这将多么不合适和失职，任何东西都是有用的。毕竟，这将增加日本人必须开火射击的目标数量。克拉多知道，罗哲斯特文斯基此前曾咒骂这些“破旧的浴盆”一无所用，只是一些拖舰队后腿的无用废物。他开玩笑地称它们为“自行沉没”的舰队。但是，无论喜欢与否，他都要去完成。

当舰队抵达丹吉尔时，在几天前的战斗中幸存下来，并被派出执行任务的“堪察加”号追上了舰队，并兴奋地向罗哲斯特文斯基报告说：它在北海与3艘日本战舰进行过一场激战，并发射了300发炮弹，他们强烈否认它们是一艘瑞典商船、一艘德国拖网渔船和一艘法国纵帆船。在离开丹吉尔之前，一艘俄国舰船的锚缠到了水下的电报电缆上，因此切断了这座城市和欧洲的联系有4天之久。

在西非的达喀尔，10艘德国运煤船正等待着罗哲斯特文斯基的舰队。每一艘船都装上了两倍容量的煤，这些煤最后不得被堆放到甲板上，弄得到处都是灰尘。在赤道炎热的温度下，俄国舰船上的水手们饱受地狱般的煎熬。空气就和矿井里一样，人们因污秽的空气而窒息死亡。在安哥拉海岸外遇到了一场暴风雨，据推测，为了维持舰队的士气，“堪察加”号向旗舰打旗语：“你看到鱼雷艇了吗？”马上在整个舰队间响起了警报声，直到维修舰承认它用错了密码，它的意思仅仅是：“我们一切顺利。”

在开普敦，罗哲斯特文斯基收到消息说，克拉多正派“自行沉没”舰队来和他会合，因此他决定尽量避免和他会合。他非常愤怒地说：“如果这些破旧的军舰已经无法启动的话，那么它们应该去地狱。我们这里不需要垃圾。”与此同时，舰队士兵的纪律也败坏到了极点。到现在为止，士兵们已经确信他们正在向着毁灭行进，因此俄国水兵们力图沉溺于各种奇异的追求之中，不去想未来的事，最流行的就是在靠岸后从港口带回各种各样的宠物。不幸的是，一些宠物并不适合远洋航行，如被带回到一艘战列舰上的鳄鱼，还有咬伤一位工程师并几乎令其丧命的毒蛇。在另一艘船上，人们在斟满香槟酒后，让猴子和狗彼此撕打。整个舰队回响着奇异的农家院落里的嘈杂声，像猪叫声、狗吠、羊叫声，更不要说像鹦鹉、箭猪、变色龙、青蛙等诸如此类的动物都跑到了甲板上，振鸣声、牛叫声、吠声和鸣叫声，把第二太平洋舰队变成了浮动的动物园。一只宠物山羊只是靠吃纸而活着，



俄国战列舰“奥廖尔”号开始了前往对马的7个月航行。“奥廖尔”号及其姊妹舰建造质量极差，他们根本不是日本海军上将东乡的英制旗舰“三笠”号的对手。

而且特别爱吃名片。在一个海滩上，它不愿意吃为它准备的草料，却吃掉了一位法国人的报纸。

当冷藏船“希望”号出了故障后，腐烂变质的肉只能扔到船外，其结果是舰队整天被成群的鲨鱼所包围。在马达加斯加，有两个星期的时间，罗哲斯特文斯基海军上将只能躺在船舱里忍受着严重神经痛的折磨，而他的参谋长则因为得了脑出血而半瘫了。实际上无人指挥舰队，俄国人在岸上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一个临时凑合的城镇，人称海尔维尔，则因为迎合了他们的需求而兴旺，酒吧、赌场和妓院纷纷建立。与此同时，藤壶爬满了船身，而舰队的航速也因长在船身上的海草拖累而大大降低了。

舰队中疾病横行，疟疾、痢疾和伤寒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舰上几乎每天都在举行葬礼。“堪察加”号尽其所能来消除这些事件带给

人们的阴霾。它发射的一发纪念死者的炮弹被证明是实弹，击中了不幸长期遭受折磨的巡洋舰“极光”号，使其成了整个舰队取笑的对象。精神失常者大有人在，他们被海上长期生活拖垮了。一些人以一种宗教的热情在甲板上徘徊，相信他们即将看到末日审判的降临；其他人只是不停咕哝着：“你怕死吗？”一位年轻军官在给俄国的妻子的信中提到：“上帝保佑，如果我能够再次见到你，我将告诉你过去这些日子里我的信仰或者想象。”最重要的病号随同“纳希莫夫”号上的叛乱分子和革命党人都在“马来亚”号上被送回了俄国。

罗哲斯特文斯基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整个舰队保持最高的战斗状态。然而他手下的军官们却经常喝醉或吸食毒品。一个在纳西比买了2000支香烟的人发现，这些香烟全是鸦片。舰队需要重新补充炮弹，因为大量炮弹都用在与拖网渔船的战斗中了。因此当供给舰“俄特施”号到达舰队时，人们都怀着很高的期望，希望它能从战列舰的主要军火库中运来所需的炮弹。在非洲闷热的天气中，当船员们费劲地将货物卸下时，却发现这些货物是1.2万双毛皮靴子，还有相同数量的俄国冬用大衣。

在火炮实弹演习时，罗哲斯特文斯基这位在年轻时就以射击闻名的指挥官，注视着他的在对固定靶射击时未命中一发炮弹的驱逐舰。当战列舰加入时，他的旗舰发射的炮弹刚好击中了一个标靶，而此时这个靶子正位于拖引它的船上。一艘战列舰的炮弹升降机被堵住了，因为一条眼镜蛇围着绳子盘成一团。他命令驱逐舰组成并排编队，但这些驱逐舰却四散开来，因为它们还没得到分发的新密码本。鱼雷艇甚至更糟，在开火射击的7艘艇中，一艘被堵住了前进的路线，有两艘向左舷右角旋转，一艘向右舷右角旋转，还有两艘缓慢地向前推进，但都没有击中目标，最后一艘则不停地来回转圈，使其他战舰慌忙四散开来。“堪察加”号并没有得到机会加入到这出闹剧的表演中，它打信号说，正在下沉。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在发动机房有